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几次 军事会议的补正

房列曙

一、关于潘村会议

国民党顽固派打响了袭击皖南新四军的第一枪以后，新四军军部于6日下午^①在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简称潘村会议。有人推理说“各纵队负责人：傅秋涛、周桂生、张正坤”出席了会议。一般说，军事会议各纵队司令员应当出席，但偏偏第一纵队不是司令员傅秋涛，而是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参加的。傅秋涛在驻地大康王指挥部抢修简易工事，以防顽军袭击。会上，周子昆首先通报了顽四〇师一一九团，和二二〇团各一部袭击我军的战况，讨论了我军黄昏后的行动。叶挺军长估计顽军在包围我们，主张往回打，迅速从南陵、宣城方向打出去，冲破敌人包围圈，但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坚持走茂林、出三溪，经旌德、宁国到苏南，然后待机渡江到苏北。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据《皖南事变要报》载：潘村会议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求岭；二纵队四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道岭）；三纵队（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

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顽四十师师部”^②。关于《皖南事变要报》，经考证，不是正式文件。据当事人叶超说：“那是他与另一位参谋突围到苏北后，自发地想搞一个战斗详报，由那位参谋起草，经过他修改的草稿。后来反扫荡时清理文件，将这个草稿与其他文件放在一起了。以后被误为正式文献”。他还声明，“这个材料系半成品，未经研究修改，有些不准确的地方难以避免”^③。当然，《要报》虽非文件，但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由于他们当时尚未掌握全部情况，免不了有错误。上述关于潘村会议的记载，除一个借误外，余者都是正确的。这一个错误，就是第二纵队只有五个营，没有六个营，即老三团两个营，新三团三个营。所以，两个营出博刀岭的说法是对的，出丕岭不是四个营，而是三个营。

二、百户坑会议

百户坑，位于丕岭山下的山谷内。这

^① 一说6日上午召开潘村会议。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求岭即球岭。

^③ 《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

里,历史上也许有“百户”人家,但在当时,仅有几户老百姓,几间破草房,还有一间炒茶用的草棚子。由于紧急军事会议在这里召开,故称“百户坑会议”。

百户坑会议召开了几次?有两种说法:一说1941年1月7日的中午和下午各召开一次^①。另一说只召开一次。

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李一氓、饶漱石分别于1941年给党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经过的报告中,都说到百户坑会议,但都未提到百户坑会议召开过两次。查叶超、陈仁洪、谢忠良、钱俊瑞、张益平、杨刚、沙林等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都分别说百户坑会议仅召开过一次。笔者访问了原三纵参谋长黄序周,他参加了百户坑会议,但他否认百户坑会议召开过两次。

百户坑会议召开的时间有多长?事关项英应负多大指挥责任的问题,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之际,召开军事会议的时间越长,越是耽误战机。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开了六、七个小时^②。一说开了两三个小时^③。

与开会时间的长短直接相关的是会议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有人说:“会议从天刚亮就开起,开了两三个钟头,会上决定打星潭,中午到星潭吃中饭”^④。此说不能成立:因为打星潭的计划在潘村会议上已作决定了;据查,新四军军部是7日上午10时到达丕岭,从丕岭到百户坑还有一段路程,他们在同日10点钟之前还没有到达百户坑,怎么可能在天亮前召开“百户坑会议”呢?军部到了百户坑,才知道攻占星潭受阻。午饭后,叶挺军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带着作战科长李志高到前沿阵地视察,了解情况,但未下如何打的决心。当时,周子昆建议回去研究一下,叶挺军长同意了,就回到百户坑。下午3时,会议召开,晚上10时会议结束。因此,从下午3时到晚上10时计算,会议开了六、七小时。由于中间有些问题纠缠不清,需要有些同志进进出出了解情况,供领导决策,所以会议开开停停,据李一氓于1941年给党中央的报告说,真正开会不过

“两小时”^⑤。

百户坑会议的主要内容:7日下午3时,百户坑会议在此地一间炒茶叶用的又矮又小又破的草棚子内召开,会场中央放了一块大石头,上面放了三盏马灯,棚子四个角各放一盏马灯。参加会议的有: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周桂生、黄火星、张正坤、胡荣、黄序周、谢忠良、朱镜我、张元寿、李步新、叶超等人。饶漱石是中途参加会议的。会议由项英主持,首先由周子昆介绍了到前方阵地了解的情况,接着进行讨论,集中讨论了攻打星潭的问题。

会上,叶挺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星潭,突出重围。具体办法是“新三团一个营出击,五团从侧面迂回,攻下星潭”^⑥。二纵政委黄火星也说:“以新三团张玉辉(副营长)率领前卫营,你下命令!我们负责坚决打!”项英说:“硬拼代价太大,伤员不好办”^⑦;如果付出重大牺牲,星潭打不下来,那就更困难了。他特别强调北移前新四军领导人集体讨论的原则——遇强敌则绕圈,主张从侧面绕过星潭。李志高刚从星潭前线侦察回来,他说,在星潭的侧面,有一片森林,砍出一条道路,部队可以从那儿冲

^① 邵凯生《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3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③ 《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④ 访问杨帆谈话记录,1981年1月15日。

^⑤ 《人物》1992年第5期第89页。

^⑥ 杨刚:《忆皖南突围》见《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⑦ 谢忠良:《沉痛的回忆—皖南事变与项英、周子昆被害》,见《皖南事变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5页。

过去。项英叫参谋处副处长张元寿把五十分之一的地图拿来，摊在会场中央的石头上，他趴下去看了一会，指着地图说：“不行，星潭后面有条河，这几天下雨，正发大水，过不去”^①。

于是，叶军长又提出一个方案：“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戈江，打太平、洋溪、石埭、青阳，甚至再出祁门、景德镇。袁（国平一笔者注）认为可以考虑，项（英一笔者注）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②。

接着，李步新提出一个方案，即翻百户坑右侧山梁，有条坑口通往礼方村，可以从那儿打出去，直扑星潭。但是没路，要翻悬崖峭壁。项英想了想，又问：坑口是否有国民党部队封锁呢？谁也说不清。须待侦察地形与敌情后再出发。此时天已黄昏，非次日晨不能决定。由于要耽搁时间而又无把握此方案亦被否定。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作战方案定不下来，叶挺军长火了。他说：时间就是胜利，既然是星潭打不出去，就往后撤，向北过江，你不进也不退是什么意思？赶快决定吧！“即使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这时，周子昆提出一个方案：“退回里潭仓，沿濂坑向南，从高岭打出去，与特务团会师，到太平，转入黄山，再伺机东进”。早上特务团过高岭，没有遇上国民党部队的抵抗，项英点头表示同意。经反复讨论，项英最后决定于7日午夜撤退，由高岭翻出，并派第五团于8日占岭高岭，特务团由牛栏岭一带撤退濂岭，掩护军部突围；一纵设法从北面拖住五二师、四〇师，待军部突围后再伺机摆脱敌人，独立自主突围到苏南。随后，五团由后卫改为前锋，连夜转向高岭进击，二纵、教导总队和军部机关人员一律由原路翻岭，向高岭跟进。但是，五团被七九师截在高岭，这是始料未及的。

三、高坦会议

关于高坦会议有两种说法：一说：“九日黄昏，叶挺在高坦汪家祠堂召开紧急会

议”^③；一说9日上午10时召开高坦会议^④。这两种说法都不完整。

正确的说法是高坦会议召开两次：一次是9日上午10时，会议在高坦的汪家祠堂召开。当时，祠堂里到处住满了伤员，机要科的同志正在烧文件，气氛十分紧张。参加会议的有叶挺、饶漱石、张正坤、黄火星、熊梦辉、徐金树、林开凤、刘别生、张闯初、杨采衡、李志高、熊湖帆等人。叶军长招呼大家坐下，他脸上表现了坚毅、沉静而又严肃的神情，一双炯炯有神的眼光望着大家。他说：“我现在是寡军长一个”。叶挺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大家都感到惊异，不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听得他接着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去向不明，同地方党一起到下面打埋伏去了。我已电告中原局、党中央，中原局有复电。

饶漱石把中原局的两封复电读了一下。一封是9日的复电，内容是“项、袁□□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望你们……全力突围去苏南”^⑤。另一封是9日的复电，是中原局致叶挺、饶漱石并转傅、冯、江、王、黄、廖的：

(1) 党中央电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与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

(2) 项英同志及袁周二同志闻已离开部队致使江南党的领导顿失重心，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同志之指挥，以打破反共顽

① 访问黄序周谈话记录，1981年8月8日上午。

② 李一氓给中央的报告第三号，载《人物》，1992年第5期，第89页。

③ 陈枫编著：《皖南事变本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13页。

④ 访问杨采衡记录，1983年4月25日。又见熊湖帆：《特务团突围纪事》，未刊稿

⑤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29页。

固派之包围，胜利地转移到苏南北渡是为至盼。

听到这里，伤病员很紧张，纷纷要求把他们带走。叶军长很关心地望了他们一下，提出多给他们些钱，由地下党把他们隐蔽起来，待伤养好后再回部队。许多人流下了眼泪，高喊着：“我们参加部队是来革命的，不是为了钱。我们不要钱。把我们带走吧！”叶军长严肃地望着他们，激动地宣布：“我以军长的身份保证，尽力把你们带走。现在局势很严重。只要把敌人打下，我决不丢下一个人。”

接着开始讨论突围的方案。叶军长说：现在形势紧张，顽军7个师对我采取包围，正在缩小圈子。我们的作战方针，就是要突出去。看来按原定路线向宜郎广一带突围不行了，只有往回打。突围的方向是通过茂林、青戈江，前进到铜陵、繁昌之间的江边，北渡长江到无为地区和江北游击纵队会合。今晚就突围，突围采取一路纵队，哪个团打前卫呢？“五团！”有人提议。“特务团！”也有的人提议。特务团团团长刘别生说：“五团在繁昌保卫战中是出了名了，叫做打不垮的铁五团，鬼子见了都害怕，还是五团打前卫吧！”五团团团长徐金树说：“别谦虚啦，谁不知道特务团老红军多，打仗过得硬！”三纵司令员张正坤说：“刘别生是有战斗经验的优秀指挥员，特务团打前卫吧！”会上最后决定，连夜向北突围。全军经茂林至铜、繁北渡长江。

但是，为什么9日下午4时又在高坦召开会议，叶军长决定：“摔开茂林之敌”，率部转战石井坑，从铜繁渡江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访问了三纵参谋长黄序周。他说：“叶军长问我还有多少部队，要我和余立金把部队集合起来，投入战斗。他说，我和你们一起打。如果我后退，你们可以打我。如果你们后退，我打你们。我们打到中午，打不出去，叶挺问我，怎么办？我说，无论如何先要搞饭吃。不吃饭，仗打不了。以后，找到张无寿，搞了一顿饭吃，吃了再打，还是打不动。到了天黑，叶挺决定我带特务

团为一路，冯达飞带教导总队为另一路，继续突围。我向叶挺建议，我走前面，你跟我走，叶挺说，我应该跟你走。但今天不行，我要带政治部。政治部那些人离了我，就惶惶无主。他们离不开我，我也不能丢开他们。你找一条路，掩护我们打出去。如果实在不行，你带一部分人先突围出去也好。我在前面边打边走，派了六个参谋回去与军长联系，都没有回头”^①。

原特务团代参谋长杨采衡回忆说：“叶军长接着又交待我们：你们部队要是一时不能渡江，那就在皖南地区打游击，在泾（县）、太（平）、铜（陵）、繁（昌）可以兜圈子。有人民支持。你们又都是游击队的领导人，过去会打游击。现在要是打游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打得很好的。你们团一定要在今天黄昏前开到高坦，以便夜间从这里突围”^②。

综上所述：9日在高坦召开会议共有两次，一次是上午，另一次是下午。9日上午，叶挺指挥我军向茂林进击，因茂林已被顽军占领，故下午又召开会议。决定由黄序周率特务团为一路，继续按上午讨论的路线突围，叶挺率一路，转战石井坑，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戈江至孤峰，仍从铜繁之间北渡长江。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王光照）

① 访问黄序周记录，1981年8月8日。

② 访问杨采衡记录，1983年4月25日夜。